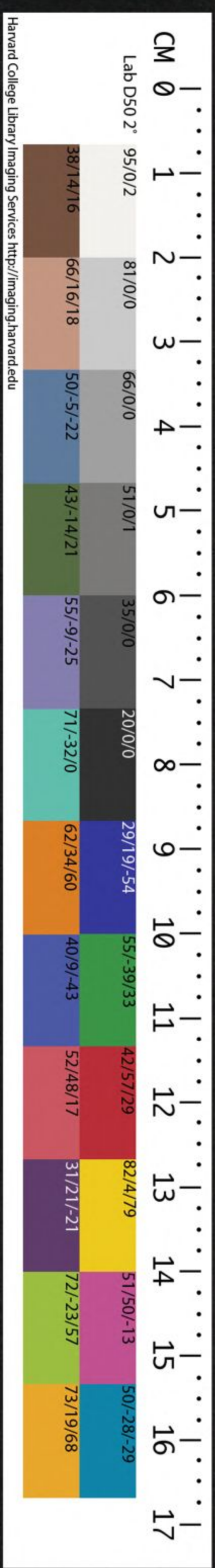


T 2512/4920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15 1941



鼎鑿葉太史彙纂官板鑑綱卷之五十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宋

夏縣

司馬光

通鑑

新安

朱熹

綱目

皇明

福唐

葉向高

彙纂

閩中

李京

訂義

建陽

劉朝箴

校梓

後晉紀

附契丹

高祖皇帝

名敬瑭姓石氏沙陀人明宗之壻也初與潞王有隙乃借契丹兵以滅唐建國曰後晉在位七年而崩壽五十

一葬  
顯陵

鑑丙申

唐清泰三年十二月以後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春正月唐主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醉曰

春正

閩主和通文元年○是歲唐亡晉興凡五國三鎮

三監同

卷之五十

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及邪。石敬瑭聞之益懼。

**綱**石敬瑭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

人皆知其有異志。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

同眾人。一槩觀望。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

若與契丹和親。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為矣。

崧曰。此吾志也。二人密言其策。唐主大喜。久之以告樞密直學士

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夷狄。不亦辱乎。文虜若循故

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唐主意遂變。一日急召琦。崧盛怒責之。二

人拜謝無數。琦氣竭。拜少止。唐主曰。呂琦彊項肯視朕為人主邪。

自是群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遂以琦為御史中丞。蓋諫之也。

崧琦力諫以  
為不可

**鑑**夏五月初。唐主欲使石敬瑭移鎮鄆州。李崧、呂琦等力諫以為

胡寅曰。崧琦欲弭未然之禍。當勸其君內脩政事。明義而敦信。使朝廷無失。可指豈惟敬瑭天下皆服矣。和親下計非上策也。

卿言殊豁吾  
意

不可。薛文遇曰。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日暮耳。不若先事圖之。

唐主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即為除目。付學士院

使草制。以敬瑭為天平今東平州節度使。制出。兩班相顧失色。敬瑭疑

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王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

是命。得非如今年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興亂。朝廷發之。安

能束手死於道路乎。都押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

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柰何以一紙制書

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桑維翰曰。王上初即位。明公入朝。王上豈不

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耶。然卒以河東相授。此乃天意假公以利

器也。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群情不附。公明宗愛婿。契

丹主素與明宗約為兄弟。今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

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遂決。表唐主養子。不應承嗣。

劉知遠勸敬  
瑭舉兵  
傳檄帝業可  
成

蛟龍不可縱  
之深淵  
天意假公以  
利器

請傳位許王。唐主手裂其表抵地，制削奪敬瑭官爵，以張敬達兼太原四面招討使，率諸將討之。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以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許候中秋傾國赴援。

丁奉曰：父事契丹而獻幽薊十六州，陷於腥羶者四百三十二年，是固石敬瑭之罪，其實桑維翰之創謀也。敬瑭以此而得國，維翰以此而得相，君臣富貴纒踰十年，而即遭契丹之毒，吻敬瑭絕嗣而國亡矣。維翰身誅而家滅矣，嗚呼！後世人臣導其君之事，夷狄者鑒此，可寒心哉。

鑑秋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楊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至晉陽，屯於汾北之虎北口。即古北口，在順天府密雲縣東。與唐旗將

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唐兵大敗，張敬達遣使告敗於唐。唐主大懼，下詔親征，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驕悍不為用。彥卿恐其為亂，不敢東之，以法。唐主至河陽，心憚北行，但旦夕酣飲，悲歌。群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輩勿言，右即使我心膽墮地。」

綱張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敬瑭引兵圍之。唐主至懷州，以晉安為憂，問策於群臣。吏部侍郎龍敏請立李贇，華為契丹主。今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唐主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

鑑冬十一月，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氣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

龍敏解圍之策何如

中國帝王之所以自立

更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册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薊十六州幽薊涿檀順新雲蔚瀛莫武應朔媯儒寰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制改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

丘濬曰中國之土地二帝三王之所以自立衣冠禮樂之所在也一旦以吾欲求富貴安榮之故割而棄之以異夷狄俾奴婢我子女草芥我性命魚肉我族類吾自為計則得矣如生靈何遂使山前山後十六州之地歷宋至元不見天日者四百三十二年敬瑭之罪大矣幸而天生我太祖高皇帝出而復之太宗文皇帝遂於是乎建都焉聲名文物一還于二帝三王之舊嗚呼厥功大哉

張生鐵

**綱**晉安被圍數月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戰無功芻糧俱竭馬死則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為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况降敵乎今援兵且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諸君斬我出降未為晚也光遠斬敬達有降於契丹契丹主嘉

人臣當效敬達

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為人臣當效敬達也

**鑑**唐主又與宋審虔等四將議復向河陽而將校皆已飛狀迎晉主唐主遂携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是日晚晉主入洛陽

**綱**晉以趙瑩桑維翰同平章事契丹主謂晉主曰桑維翰盡忠於汝宜以為相故有是命

**綱**初判三司張延朗不欲河東多蓄積凡財賦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晉主以是恨之收付御史臺斬之既而選三司使難其人晉主甚悔之

**綱**十二月晉以周瓌為三司使不拜瓌辭曰臣自知才不稱職寧以避事猶勝負寵獲辜許之

周瓌不拜三司使

**鑑**丁酉晉天福元年○南唐烈祖徐誥昇元元年○是歲吳亡春晉蜀漢閩南唐代吳凡五國吳越湖南荆南凡二鎮

桑維翰輔晉  
何如

正月晉以李崧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桑維翰兼樞密使時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反側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維翰勸晉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脩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

**鑑**夏四月晉遷于汴州晉主謀徙都大梁桑維翰因說晉以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晉主乃下詔東巡

和疑自署  
門  
張誼致書和  
疑

**綱**六月晉以和疑為端明殿學士張誼為左拾遺疑署其門不通賓客耀州推官張誼致書於疑以為切近之職為天子耳目知四方利病柰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為便如有國何疑奇之薦於桑維翰除左拾遺誼上言比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啓戎心晉主深然之

和疑有過人

張誼必有其策

維翰神色自如

本根深固則  
枝葉不傷

胡寅曰攻已闕而知其賢和疑有過人之度觸時忌而納其說晉主有預防之憂善矣疑知誼賢而亟薦之非徒知之而已晉祖納誼說而未能有行焉則心明其利害勢有所不可也夫外敦信好則威儀賄賂有不可虛拘之實內謹邊備則城池軍旅有不可掩匿之事安得並行而不悖耶誼獻此言必有其策惜乎高祖之不問也

**綱**晉張延光與張從賓反羽檄縱橫從官洵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如接待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從賓攻汜水晉主戎服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桑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乃止

**綱**秋七月時三鎮繼叛人情大震晉主問計於劉知遠對曰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鼠輩何能為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蕪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有軍士盜紙錢一幘被擒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鑑吳王下詔禪位於齊齊王徐知誥即皇帝位於金陵大赦改元昇元國號唐至宋國除尊吳王曰讓皇初太尉李德誠中書令周本詣金陵勸進宋齊丘謂德誠之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今日掃地矣。

**綱**戊戌晉天福三年○蜀廣政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春二月晉詔求直言左散騎常

張允上駁赦論

侍張允上駁赦論以為帝王遇天災多肆赦謂之修德借有二人

坐獄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銜冤冤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所以

晉主樂聞謹言

弭災也詔褒之晉主樂聞謹言詔百官各上封事置詳定院以考

蔣融諫修洛陽宮

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河南奏修洛陽宮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

宮室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於孝文之露

臺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詔褒納之

晉停兵部尚書王權官

**綱**冬十月晉停兵部尚書王權官晉主因契丹加已尊號至是遣

權使契丹稱謝權耻之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窮虜屈膝乃辭以

老疾晉主怒停權官

**綱**己亥晉天福四年○閩主曦永隆元年春正月唐群臣屢表請

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唐主從之又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

且非古遂不受又不以外戚輔政宦官不得預事皆他國所不及

也倉吏歲終獻羨餘萬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培民刻軍安得

羨餘耶唐主更名昇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不若鄭王元懿唐

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為宰相遂祖吳

王自峴五世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

**綱**三月晉加劉知遠杜重威同平章事知遠自以有佐命功重威

起外戚無大功耻與之同制制下數日杜門不受晉主怒謂趙瑩

曰知遠堅拒制命可落軍權令歸私第瑩拜請曰陛下昔在晉陽

知遠心如金石

兵不過五千。為唐兵十餘萬所攻。危於朝露。非知遠心如金石。豈能成大業。奈何以小過棄之。竊恐此語外聞。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晉主意乃解。命和疑詣知遠第。諭旨知遠惶恐起受命。

**綱**夏四月。晉廢樞密院。梁太祖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之。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晉主懲安重誨專橫即位之初。但命桑維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為樞密使。奏對多不稱旨。會處讓遭母喪。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然勳臣近習。不知大體。習於故事。每欲復之。

征伐在聖心  
獨斷  
馬道謹守歷  
代成規

**鑑**秋八月。晉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詔中書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無巨細。悉委於道。晉主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晉主以為然。

**綱**庚子

晉天福五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二月。晉北都留守安彥威入朝。晉主

曰。吾所重者信與義。昔契丹以義救我。我今以信報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之。深稱朕意。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以事之。臣何屈節之有。晉主悅。

**綱**秋七月。晉西京留守楊光遠請敕延光居西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爾父子何得如此。承貴以白刃驅延光擠於河。奏云實赴水死。晉主知其故。憚光遠之疆。不敢詰。

**鑑**晉詔諸州倉吏。貸死抵罪。李崧奏諸州倉糧。於計帳之外。所餘頗多。晉主曰。法外稅民。罪同枉法。倉吏特貸其死。各痛懲之。

**綱**晉以楊光遠為平盧節度使。光遠入朝。帝欲徙之。他鎮謂光遠曰。圍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賞。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數人為刺史。徙光遠鎮青州。



信者帝王之大寶

胡寅曰信者帝王之大寶石祖既許范延光以不死而光遂擅殺之光遠之罪豈可貸乎會其入朝數以專殺戮而屍之則信義無著恩威並行曾不能然復寵以大藩晉祖失之矣

鑑冬十月晉以閩主曦為閩國王曦驕淫奇虐建州今建寧府刺史延政數以書諫之於是兄弟積相猜恨治兵相攻互有勝負福建之間暴骨如莽矣

鑑辛丑晉天福六年○是歲凡五國三鎮夏四月唐主遣通事舍人歐陽遇如晉

求假道以通契丹不許自黃巢犯長安以來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比年豐稔兵食有餘群臣爭言陛下中興今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唐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為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

鑑六月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者上表請伐契丹重榮

唐主不忍言兵

耻臣契丹上表數千言大抵斥晉主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桑維翰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負之議者以歲致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解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用兵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動必有成矣晉主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

見卿奏如醉醒

重榮似忠非忠

胡寅曰重榮耻臣契丹是也請不獲命而興師則叛而已矣故其心似忠而非忠其事以正而非正不能釋位而去者無寧訓齊師旅富民保境以待君命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不能小忍卒蹈大難蓋匹夫之勇淺中之見不足尚也

綱秋七月晉主憂安重榮跋扈以劉知遠為北京留守知遠徵時為晉陽李氏贅壻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至首召其僧

牧馬犯僧田

命之坐慰諭贈遺衆心大悅。

馮道屢薦重威

**綱**八月。晉馮道李崧屢薦杜重威以為御營使。代劉知遠重威所至贖貨民多逃亡。嘗出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有姓何市人之多也。

宰相以知人善任使為賢

胡寅曰。晉祖為楊光遠而出。桑維翰為杜重威而出。劉知遠此亡國之本也。契丹之事。翰遠任之有餘矣。委付不專。則心不固。施設不久。則政不堅。他日契丹入寇。維翰無權而知遠顧望。蓋晉祖使然也。宰相以知人善任使為賢。馮道先薦杜重威。後引景延廣。此二人者。實喪晉國繼之者。猶用而不置。是不可曉也。

**綱**晉主如鄴都。以詔諭安重榮曰。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吾不敢忘。爾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詔愈驕。聞山南東道今襄陽府節度使安從進有異志。陰遣使與之通謀。

**綱**吳越文穆王元瓘卒。子弘佐嗣。弘佐温恭好書禮士。躬勤政務。

發摘姦伏。人不能欺。民有獻嘉禾者。弘佐問倉吏曰。蓄積幾何。對

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

**綱**冬十一月。唐定田稅。唐主性節儉。常躡蒲履。盥頰用鐵盂。暑則

寢於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粗畧。死國事者。雖士卒

皆給祿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租。民間稱其平允。

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歛。皆以稅錢為率。至今用之。

**綱**十二月。晉安重榮反。晉遣杜重威擊敗之。晉師入鎮州。重榮伏

誅。晉主函重榮首送契丹。

**綱**壬寅晉天福七年六月。晉主重貴立。○漢王玠光天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夏四月。晉貶張彥澤

為龍武大將軍。王周奏彥澤在鎮貪殘不法二十六條。民散亡者

五千餘戶。晉主以其有軍功。釋不問。諫議大夫鄭受益上言。乞正

彥澤罪法。以洵洗聖德。疏奏留中。刑部郎中李濤等伏閣極論。彥

鄭受益李濤論張彥澤

李濤端笏論

濤之罪。語甚切。至救彦澤。削一階。降爵一級。濤復與兩省及御史  
臺官伏閣。奏請論如法。晉主召濤面諭之。濤端笏前。迫殿。陛論辯。  
聲色俱厲。晉主怒。連叱之。濤不退。晉主曰。朕已許彦澤不死。濤曰。  
陛下許彦澤不死。不可負。不知范延光鐵券安在。晉主拂衣起。入  
禁中。既而有是命。

遊客為三公亦足

褊性子嵩所知

五月。唐以宋齊丘為鎮南節度使。齊丘既罷。不復朝謁。唐主遣  
壽王景遂勞問。許鎮洪州。始入朝。唐主與之宴酒。齊丘曰。陛下  
中興臣之力也。奈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遊客干朕。今為三公亦  
足矣。齊丘曰。臣為遊客時。陛下乃偏裨耳。明日唐主手詔謝之曰。  
朕之褊性。子嵩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乃以鎮洪州。今南昌府  
綢契丹主聞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晉主憂悒成疾。一旦馮道  
獨對晉主。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置道懷中。蓋欲道輔

立之。

六月。晉主殂。馮道與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

王重貴晉主為嗣。是日齊王即皇帝位。延廣以為已功。始用事。

馮道視荀息何如

胡寅曰。晉祖以幼子委馮道。道不可者。盍明言之。乃含糊不對。死肉未寒。乃背顧命。其視荀息為何如也。

齊王名重貴。高祖兄敬儒之子。初封齊王。及高祖崩。子幼大

鑑癸卯晉天福八年。南唐元宗景保太元年。殷主王延政天春

二月。晉主還東京。晉主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  
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延廣復  
以不遜語答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本唐人。晉初為契丹所虜。欲代晉帝

中國。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

鑑唐主嘗餌方士靈丹。浸成躁急。疽發背。召齊王璟入侍疾。唐主  
謂璟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夕殂。元宗即

王者治心身  
乃治家國

位。

**綱**初唐主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饑嗔飽喜何論太平凡所賜予皆不受

**綱**閩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大殷楊思恭以善聚歛得幸但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國人謂之楊剥皮

**綱**唐主璟為人謙謹不名大臣數延公卿論政體李建勳謂人曰主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苟旁無正人恐不能守先帝之業耳初唐主為齊王知政事每有過失常夢錫常直言規正始雖忿懟終以諒直多之及即位許以為翰林學士齊丘之黨嫉之坐封駁制書貶池州判官池州多遷客節度使王彥儔防制過甚幾不聊生惟事夢錫如在朝廷

**綱**夏五月殷平章事潘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蕩滅

常夢錫直言  
規正

潘承祐上書  
言十事何如

天理一也賦歛繁重方役無節二也發民為兵羈旅愁怨三也楊

思恭奪人衣食使怨歸於上四也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

五也將攻臨汀今汀州府不憂金陵錢塘乘虛相襲六也括高貲戶財

多者補官逋負者被刑七也征果菜魚米利八也即位未嘗與鄰

通德九也宮室無度十也殷主延政大怒削承祐官爵

**鑑**晉桑維翰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為景延廣所沮晉主以延廣有

定策功故寵冠群臣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

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但益募兵以備

契丹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五萬人使趙延壽將之委延壽

經畧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由是為契丹盡力畫取中原之

策

**綱**冬十二月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中書令宋齊丘樹黨傾之宗

泣訴於唐主唐主由是薄齊仕齊仕忿對表乞歸九華訂義山在池州

府青陽縣南舊名九子山唐李白陋其名舊隱唐主知其詐一表無所據以山九峯如蓮花乃更名九華

即從之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齊仕乃治大第於壽陽服御

將吏皆如王公而饋邑尤甚

**綱**晉旱水蝗民大饑時官括民穀督責嚴急朝廷以恒今真定州

屬真定府饑甚獨不括民穀杜威奏請如例用判官王緒謀檢索殆盡

得百萬斛威止奏三十萬斛餘皆入其家又稱貸於民滿百萬斛

闔境苦之定州吏欲援例為奏節度使馬全節不許曰吾為觀察

使職在養民豈忍效彼所為乎括索取也

**綱**楚作九龍殿學士拓跋恒上書曰殿下長深宮之中藉已成之

業身不知稼穡耳不聞鼓鼙馳騁遨遊雕牆玉食而浮費益甚厚

歛不息今淮南為仇讎之國番禺懷吞噬之志荆渚日圖窺伺溪

馬全節不括民穀觀察使職在養民楚拓跋恒上書

洞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覆國願罷輸米之令去不急之

務咸興作之後無令一旦禍敗為四方所笑希範大怒恒謂客將

曰王逞欲而復諫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王益怒

**鑑**甲辰晉開運元年○是歲凡六國三鎮春正月契丹陷貝州時用兵方畧號令

皆出延廣宰相以下皆無所預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

亦不能制

**綱**唐主宮中作高樓蕭儼曰恨樓下無井唐主問其故對曰以此

不及景陽樓陳後主作景陽樓樓下有井後隋兵至自投井唐主怒貶於舒州今舒城縣觀察

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他志昔顧命之際君

幾危社稷其罪顧不重於儼乎今日反見防耶晟遽罷之

胡寅曰孫晟唐之良臣其欲令太后臨朝也特以過馬延巳之徒謀之不減而已非生厲階也而蕭儼直以幾危社稷責之過矣晟乃能不以其言為憾不亦賢乎

以此不及景陽樓

孫晟唐之良臣

馬道承平良相

禪僧飛鷹

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

揚昭儉諫刻碑

桑維翰膽略

綱夏四月晉太尉侍中馮道罷道雖為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晉主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乃以為匡國節度使

鑑或謂晉主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乃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

綱晉滑州河決發民塞之既塞晉主欲刻碑記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頌美不若頌罪已之文晉主乃止

綱秋八月晉以劉知遠為行營都統杜威為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時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朔方節度使馮暉

馮暉自陳可用

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維翰召學士使為答詔曰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非卿無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受代亦湏奇材暉得詔甚喜時軍國多事咨請輻湊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踈畧退而孰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頗任愛憎恩怨必報人亦以是少之

孰議終不能易

知人善任當國所難

胡寅曰宰制運動據權之所易知人善任當國之所難是時劉知遠杜重威之徒皆為制將而維翰不能區別才否既一槩用之又不可委知遠以權此失之大者維翰非於知遠有憾特不深知之爾或曰知遠先恨李崧又恨出帝君臣有隙未易平也曰維翰必欲禦敵師克在和無寧力啓上心解崧之意加禮河東又致書知遠使坦懷釋怨以濟國為務而專付統御之權晉豈遽亡乎

郭威說知遠河東霸王之資

鑑契丹之入寇也晉主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皆不至晉主疑其有異圖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河險固風俗尚武士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何憂乎

綱冬十二月晉李守貞圍青州經時城中食盡契丹援兵不至楊

光遠子承勳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承勳斬勸光遠反者

判官丘濤等送其首於守貞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門納

官軍朝廷以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命守貞以便宜從

事守貞遣人拉殺光遠以病死聞起復承勳除汝州防禦使

承勳以義迫父承勳變不失正

胡寅曰光遠不肯臣事契丹是也既而舉兵與契丹合則其情實反矣承勳以義迫其父開門納官軍變而不失正亦可矣父既被殺而已乃受賞於心何安無乃被圍之時自虞及禍故為劫降之計歟

鑑乙巳晉開運二年○是歲凡五春正月契丹復大舉入寇至相

州引還晉主自將追之

綱二月晉主至澶州諸將引軍北上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

守恐不足乃橫挑疆胡勝之猶有後患况不勝乎

此固弊虜之良策

胡寅曰以知遠自守之言思之晉若用之為統帥必以保境不戰為務此固弊虜之良策也向使河北諸鎮厚蓄其力相為倚

知遠所以保河東

維翰用之不盡其才

角虜來則禦去則勿追以逸待勞湏其可乘之勢德光其能得志於中國乎知遠所以保河東者正用此術故深惜出帝疑之李崧踈之而桑維翰用之不盡其才也

綱契丹陷晉祁州屬保定府刺史沈斌死之時契丹以羸兵驅牛羊過

祁州城下斌出兵擊之契丹以精騎奪其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

沈斌責趙延壽

引契丹急攻之斌在城上延壽語之曰使君何不早降斌曰侍中

父子失計陷身虜庭忍師大羊以殘父母之邦不自愧耻更有驕

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盡為國家死耳終不效公所為明日城陷

斌自殺

沈斌明於君臣之義

尹起莘曰沈斌為晉守臣城陷而死固其分也然其曉諭趙延壽之語可謂明於君臣之大義夷夏之正理者死得其所矣

綱三月契丹還軍南下至陽城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

溝而去晉軍結陣而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人馬饑乏

是夕東北風大起營中渴至曙風甚契丹主命鐵鷄軍號義取堅剛鷲猛也

此風乃助我

此兵之詭道

晉主陽城之捷

下馬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縱，徐觀可否。」李守貞曰：「彼眾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闖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守貞以中軍決死，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右廂副使樂元福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為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都排陳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彥澤、元福及皇甫遇引精騎出擊之。諸將繼至，契丹却數百步。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逐北二十餘里，委棄馬仗蔽地。契丹主獲一橐駝，乘之而走。諸軍引歸。晉主亦還大梁。

鑑夏六月，晉遣使如契丹，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

地。桑維翰屢勸晉主復請和於契丹，以紓國患。

鑑秋八月，晉加馮玉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晉主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玉乘勢弄權，四方賂遺輻輳，其門由是朝政益壞。

綱晉主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工數百，期年乃成。又賞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鄉者陛下親御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失望，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不聽。

綱唐兵圍建州既久，建人離心。或謂董思安：「蓋早擇去就。」思安曰：「吾世事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眾感其言，無叛者。唐先鋒使王建封先登，遂克建州。閩王延政降，思安整眾，奔泉州。初，唐兵之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歛爭伐木開道以迎之。至



是縱兵焚掠建人大失望延政至金陵唐主斬思恭以謝建人以  
王崇文爲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寬簡建人遂安

桑維翰杜絕  
賓客

冬十一月晉桑維翰罷爲開封尹以趙瑩爲中書令李崧爲樞  
密使維翰遂稱足疾希復朝謁杜絕賓客或謂馮玉曰桑公元老  
當優以大藩奈何使之尹京親猥細之務乎玉曰恐其反耳曰儒  
生安能反玉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耳

綱丙午

晉開運三年○是  
歲凡四國三鎮

冬十月南唐王崇文魏岑攻福州李弘

求救於吳越吳越王錢弘佐遣兵救之議鑄鐵錢以益軍士祿

弘億言鑄錢  
八害何如

賜其弟弘億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旣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

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他國商賈不行二也民有鑄金鑄犁犯  
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錢而亂亡不足爲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  
空乏五也賜祿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啓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

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

調鷹不見桑  
維翰

綱十一月契丹大舉入寇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言事晉  
主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爲然退謂所  
親曰晉氏不血食矣

綱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清以步卒二千爲前鋒奪橋開道公  
帥諸軍繼之得入恒州則無憂矣威許諾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  
戰甚銳契丹小却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敗走清獨帥  
麾下力戰屢請救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主將握兵坐  
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  
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衆盡死由是諸  
軍皆奪氣

綱十二月晉主以杜威爲上將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契

丹主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為之威喜遂降命軍士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張彥澤倍道疾驅夜渡白馬津未明自封丘門斬關而入遷晉主於開封府

**綱**初杜威之降也皇甫遇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先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為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至平棘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

**綱**或勸彥澤逃去維翰曰吾大臣逃將安之坐而俟命彥澤以晉主命召維翰維翰至天街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侍中富國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彥澤倍坐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乃負恩至此彥澤無以應殺維翰以帶加頸白契丹主云其自經契丹主命厚撫其家遣

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見契丹主於封丘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為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辨證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延廣伏地請死乃鎖之

**綱**張彥澤自謂有功於契丹旗幟皆題赤心為主見者笑之彥澤素與閤門使高勳不協殺其叔父及弟中書舍人李濤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鄉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滿取酒而去旁若無人彥澤釋之

歷年圖曰高祖以地尊勢重迫於猜嫌親執臣子之禮以事戎狄賂之土地藉其兵力以取天下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國家未治不可以應敵齊王捨彥澤之謀信景延廣之任策內政不修而外挑疆鄰使流民塗野草胡騎汗宮闕生為降虜死為羈魄非不幸也

李濤引滿而去

右後晉二主共十一年

後漢紀

高祖皇帝

名嵩初名知遠姓劉氏其先沙陀人仕晉以功封北平王及重貴被虜嵩乃即位於晉陽建國號後漢在位二十

年而崩壽五十四塋睿陵

**綱**丁未

漢高祖劉知遠仍稱晉天福十二年○是歲晉亡漢與并蜀南漢南唐凡四國○吳越湖南荆南凡三鎮春正

月朔契丹主入大梁殺張彥澤景延廣自殺

**綱**契丹封晉主重貴為負義侯徙之黃龍府

即慕容氏和龍城

在塗供饋

不繼或時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傾

貲以獻晉主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寨歎曰天平我家何有為此賊

所破慟哭而去

**綱**契丹主謂晉群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

太平矣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趙延壽張礪共薦李

李穀傾貲以獻

穀會馮道自鄆州入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以穀為太

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傅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惟彰義節度

使史匡威據涇州拒契丹而雄武節度使向重建以秦階成州降

蜀

**鑑**契丹主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為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

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鄆滑曹濮數百里間財

蓄殆盡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鑑**晉劉知遠在河東富疆冠諸鎮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

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

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

令四方知遠不許軍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

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知遠從之

劉公威德遠著

**綱**契丹以其將劉愿鎮陝。陝人苦其暴虐。王晏趙暉等謀曰。劉公威德遠著。吾輩若殺愿。以應劉公。舉陝城歸之。為天下倡。取富貴如反掌耳。乃斬愿。及契丹監軍。以應知遠。

**鑑**二月辛未。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天福十二年。

胡寅曰。五代之取國。惟後唐與漢為此。善於彼。蓋梁篡唐而後。唐代之晉。為契丹所滅。而漢興焉。非若李嗣源之逼莊宗。石敬瑭之奪路。王郭威之逐漢隱帝也。晉受虜擊。知遠不救。固為罪矣。然是時。朝權則付之李崧。馮玉。而顧命大臣如桑維翰。不得與兵柄。則付之杜威。李守貞。而勳舊重將如知遠。不得聞。故維翰可以當國。責李崧。而後世不當以幸禍責知遠也。

桑維翰可以當國。責李崧。

張易碎玉杯

**綱**唐主立景遂為皇太弟。徙景達為齊王。景遂嘗與官僚燕集。贊善大夫張易有所規諫。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杯。弗之顧。易怒曰。殿下重寶而輕士。取杯抵地碎之。眾皆失色。景遂歛容謝之。待易益厚。景達性剛直。唐主與宗室近臣飲。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極

傾諂之態。景達呵止之。易曰。群小交構。禍福所繫。殿下力未能去。數面折之。使彼懼而為備。何所不至。後每遊宴。景達多辭疾不預。**綱**晉主知遠還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

**鑑**三月。東方群盜大起。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復召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以蕭翰為節度使。契丹建國號遼。遼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盡載府庫之寶以行。夏四月。遼主至殺胡林而卒。訂義

胡本作狐。殺狐林者。村民於林中殺射一狐。因名焉。今名死狐嶺。在真定府栾城縣北。

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

之帝。羶音巴乾。腊肉也。

晉主倚愛弘肇

鑑晉主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史弘肇奏克澤州弘肇為人沉毅寡言御衆嚴整所向必克晉主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晉主由是倚愛之

晉知遠未忍亡

鑑蕭翰聞晉主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翰迎而立之以爲帝晉主至洛陽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鑑六月晉主知遠入大梁諸鎮多降復以汴州爲東京始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亡晉也

綱樞密院吏魏仁浦自契丹逃歸郭威問以兵數及故事仁浦強記精敏威由是親任之

綱秋七月漢以杜重威爲歸德節度使重威拒命漢發兵命高行周慕容彥超討之時兵荒之餘公私匱竭王章白帝罷不急之務

省無益之費以奉軍用度充贍

綱冬十月漢主如澶魏勞軍至鄴都城下舍於高行周營行周言曰城中食未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克也不若緩之彼食盡自潰漢王然之十一月重威食竭力盡開門出降以重威爲太傅重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

隱皇帝名承祐高祖太子即位狎匿嬖倖誅戮大臣及郭威舉兵反群下歸附帝爲亂兵所殺在位三年壽二十歲而漢亡

綱戊申漢改乾祐元年二月隱帝承祐立○是歲凡四國三鎮春正月漢主更名暉

鑑漢主不豫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重威

綱漢主暉殂蘇逢吉等秘不發喪下詔稱杜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衆皆斬之磔尸於市市人爭啖其肉二月立皇子承祐爲周王有頃發喪周王即位時年十八

綱三月漢史弘肇以母喪起復加兼侍中弘肇遭喪不數日自出朝參故有是命

綱夏四月漢以楊邠同平章事邠素愚蔽不喜書生言國家府庫實甲兵強為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

綱秋八月漢以郭威為西面招慰安撫使漢自河中李守貞求興王景崇鳳翔趙思三鎮拒命繼遣諸將討之久而無功漢主患之欲遣重

臣臨督以郭威為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節度威問策於馬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為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

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

胡寅曰自唐莊宗以不賜士卒賈怨致亡是後皆用賂取國郭馬二公豈不知也威素總師旅何資道之計謀道素以儒士自居何處為威畫策蓋威以道累朝重望嘗試問之而道以威已得兵柄因而語之而二公相與之心實於言意之表矣或曰威欲圖大事則有之道必不至是也曰隱帝幼中政柄二三楊史諸人才智皆出威下道老於取國固知奇貨之可居矣

郭威問策於馬道

馮道老於取國

馮道知奇貨可居

綱漢郭威督諸將圍李守貞於河中初威與諸將議所攻扈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為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倚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鬪好施屢立戰功况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乃發民夫二萬使白文珂帥之剋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

綱已酉漢乾祐二年口是歲凡四國三鎮春二月漢以史德瑋領忠州刺史德瑋

弘肇之子也頗讀書常不樂父之所為有舉人呼譟於貢院門蘇逢吉命執送侍衛司欲其痛箠而黥之德瑋言於父曰書生無禮自有臺府治之非軍務也此乃公卿欲彰大人之過耳弘肇即破

械遣之

趙魁見日自消

綱秋七月漢郭威克河中守貞自殺威入城閱守貞文書得朝臣藩鎮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秘書郎王濤諫曰趙魁乘夜爭出見日自消一切焚之以安及威從之

郭威以白文珂代守恩

綱八月漢郭威以白文珂為西京留守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飲

郭威易置京尹何如

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有輿出迎威怒不見即以頭子堂帖命

歐陽修曰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五代之際是已文珂守恩皆漢大臣而郭威以一樞密使頭子更置之如成卒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威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綱紀壞亂之極而至於此與

白文珂代守恩守恩猶坐客次吏白新留守已視事於府矣守恩

大臣居申之力

狼狽而歸見家屬已逐出府矣朝廷不之問

郭威不專其功

綱九月漢加郭威侍中威至大梁入見勞賜甚厚辭曰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兵食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

此賜請徧賞諸官及藩鎮從之當時議者以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為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覃及天下不亦濫乎

乎

綱冬十二月三叛既平漢主浸驕縱與左右狎暱與飛龍使侯匡

贊茶酒使郭允明為度辭醜語太后屢戒之太常卿張昭上言宜

親近儒臣講習經訓皆不聽

綱庚戌漢乾祐三年○是歲四國三鎮漢亡春正月漢遣使收瘞河中鳳翔遺骸時

有僧已聚二十萬矣

綱二月漢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汝州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

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壟許之州人為立祠歲時享之馮

道曰吾嘗為劉君僚佐觀其為政無以踰人但推公廉慈愛之心

以行之耳此亦衆人之所能為

此亦衆人之所能為

此亦衆人之所能為

此亦衆人之所能為

此亦衆人之所能為

此亦衆人之所能為

此亦衆人之所能為

此亦衆人之所能為

此亦衆人之所能為

此亦衆人之所能為

此亦衆人之所能為

此亦衆人之所能為

此亦衆人之所能為

此亦衆人之所能為

此亦衆人之所能為

此亦衆人之所能為

此亦衆人之所能為

此亦衆人之所能為

此亦衆人之所能為

此亦衆人之所能為

人愛之如此

鑑夏四月漢朝以契丹近入寇橫行河北諸藩鎮各自守無扞禦之者制以郭威為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以左監門衛將軍郭榮為天雄衛內都指揮使榮本姓柴父守禮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為子

綱初史弘肇欲郭威仍領樞密使繇逢吉以為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漢主從之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友以外制內其可乎既而朝貴會飲弘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

鑑漢主自即位以來楊邠總機政郭威主征伐史弘肇典宿衛王章掌財賦以是國家粗安章聚斂刻急有犯鹽麪酒麴之禁者錙

廷議一何同異

王章不喜文

臣

定國家安用

毛錐

銖涓滴罪皆死章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筭不知縱橫何益於用史弘肇曰安定國家長鎗大劍安用毛錐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於是將相始有隙

綱五月郭威赴鄴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稟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願推心任之至於疆場之事臣願竭愚帝歛容謝之威至鄴都以河北困弊戒邊將謹守疆場嚴守備無得出侵掠契丹入寇則堅壁清野以待之

綱漢以郭瓊為潁川團練使時平盧節度使劉銖貪虐朝廷欲徵之恐其拒命遣瓊將兵屯青州銖置酒召瓊伏兵欲害之瓊知其謀悉屏左右從容嘉會無懼色銖不敢發瓊因諭以禍福銖感服詔至即行故有是命

郭瓊從容嘉會



王者弭災莫如修德  
趙延義請讀觀政要

延義之言亞於康澄  
取法貞觀必有先務

綱閏月漢宮中數有怪大風發屋拔木吹擲門扉一十餘步而落  
漢主召司天監趙延義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職在天文時日  
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脩德漢主曰何謂脩德對  
曰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胡寅曰延義之言可亞於康澄矣然當漢季而欲取法貞觀必有先務隱帝懼而思思而問延義必有所對帝方驕侈何以革其心大臣皆刀筆武夫何以善其後當時之患惟此為大使帝知警戒而不敢肆大臣得賢才而各勝任則周亦焉能取之乎  
鑑漢主年益壯厭為大臣所制積不能平左右因乘間譖之於漢主云邠等專恣終當為亂漢主信之遂謀誅邠等十一月丙子邠等入朝有甲士數十自廣政殿出殺邠弘肇章於東廡下漢主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詣澶州及鄴都殺王殷郭威王峻郭威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楊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

侍中此行不易

處分軍事皆合機宜  
范質宰相器

死吾何心獨生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群小所為願從公入朝自訴盪滌鼠輩以清朝廷不可為單使所殺郭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崇威將騎兵前驅自將大軍繼之至封丘人情凶懼漢主遣慕容彥超等將兵拒之彥超等戰敗遂還是日漢主出勞軍兵敗為亂兵所弑郭威自迎春門入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丁亥郭威帥百官起居太后具奏稱軍國事殷請早立嗣君太后誥以漢主弟武寧節度使贊即皇帝位

綱漢迎武寧節度使劉贊於徐州初威之討三叛也見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誰為之使者以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至是令草誥令具儀註倉皇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以為樞密使  
鑑遼主入寇漢太后命郭威將大軍擊之十二月威發大梁館於

澶州癸丑且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威命閉門將士踰垣發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將士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為母已未太后詔廢贊為湘陰縣名屬長沙府以侍中威監國有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

高祖會其時之可為

歷年圖曰高祖擁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騎北旋中州之主故雍容南面而天下歸之豈其材德之首出哉乃會其時之可為也夫根踈者不固基薄者易危隱帝雖有南面之號而政非已出民不知君輕信群小之謀欲除跋扈之臣禍不旋踵自然之勢也父子相繼四年而滅自古享國之短未有茲也吁哀哉

### 右後漢二主合四年

### 後周紀

太祖皇帝

姓郭名威邢州堯山人仕漢為樞密副使及隱帝遇害將士擁而立之建國號後周在位三年而崩壽五十有三葬新鄭縣之西韓堡

鑑辛亥

周太祖郭威廣順元年○北漢主劉崇乾祐四年○是歲周代漢北漢建國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漢監

國即皇帝位國號周

綱初漢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為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驥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驥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為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及贊廢崇乃遣使請贊歸晉陽周主報曰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必令得所公勿以為憂

李驥負經濟之才

綱周主威弒漢湘陰公贊於宋州漢劉崇稱帝於晉陽是為北漢謂諸將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更名曼

劉崇悔不用  
忠臣之言

立祠  
劉崇為李驥

廷美可謂知  
義

王峻不受賜  
第

仍用乾祐年號聞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為

李驥立祠歲時祭之

綱漢湘陰公故將鞏廷美等舉兵徐州以俟河東援兵

尹起莘曰廷美可謂知義矣書故將所以見其不忘舊君書舉兵所以見其不肯事讐也

綱周主謂王峻曰朕起於寒微備嘗艱苦遭時喪亂一旦為帝王

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罷四方貢獻珍食又詔曰朕生長

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

封事以聞以蘇逢吉之第賜王峻峻曰是逢吉所以族李崧也辭

而不處

綱北漢主遣其子承鈞將兵伐周不克

綱二月周主以其養子榮為鎮寧大名府開州節度使選朝士為之僚

佐以王敏中崔頌為判官王朴為掌書記

周太祖毀寶  
器

周太祖合帝

王盛節

郭太祖識有  
過人

李穀以人臣  
盡節為對

王峻夙夜盡  
心

綱周主悉出漢宮寶玉器碎之於庭曰凡為帝王安用此物仍戒  
自今珍華悅目之物毋得入宮

胡寅曰召公曰不貴異物民乃足郭太祖起於卒伍非知古訓者獨監於漢隱偶合帝王之盛節其識有過人者矣五代之君世宗為上唐明宗次之周太祖次之其餘無稱焉

綱夏四月周以王峻范質李穀同平章事初周主討河中已為人

望所屬穀時為轉運使周主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為

對周主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為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峻夙夜

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質明敏疆記謹守法度穀沈

毅器畧在周主前論議辭氣忼慨竭誠也又善譬喻以開主意

綱冬十月唐遣邊鎬將兵擊楚馬希崇帥弟姪迎拜鎬下馬稱詔

勞之時湖南饑饉鎬大發馬氏倉廩賑之楚人大悅以邊鎬為武

安節度使劉仁贍取岳州撫納降附人忘其亡唐百官共賀湖南

平起居郎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甚難耳司徒李建勳曰禍其始於此乎唐主未嘗親祠郊廟禮官以為請唐主曰俟天下一家然後告謝及一舉取楚謂諸國指揮可定魏岑侍宴言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趨下拜謝其主驕臣佞如此

**綱**壬子

周廣順二年○是歲周南漢蜀唐北漢凡五國吳越湖南荆南北三鎮

春正月周泰寧軍節

度使慕容彥超反周發兵討之初彥超將反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自伯禽以來不能霸諸侯然以禮義守之可以長世公於國家非有私憾况主開諭勤至苟徹備歸誠則坐享泰山之安矣彥超怒不從

**綱**二月

唐設科舉既而罷之唐主好文學故韓熙載馮延巳延魯

江文蔚

灌伯徐鉉之徒皆至美官文雅於諸國為盛然未嘗設科

舉多因上書言事拜官至是始命文蔚知貢舉執政皆不由科第相與沮毀竟罷之

**綱**三月

唐以馮延巳孫晟同平章事既宣制戶部尚書常夢錫衆

中大言曰

白麻甚佳但不及江文蔚疏耳晟素輕延巳謂人曰金

白麻佳不及江文蔚疏

孟玉璽乃貯狗矢乎延巳言於唐主曰陛下躬親庶務故宰相不得盡其才此治道所以未成也唐主乃悉以政事委之而延巳不能勤事益不治唐主乃復自覽之大理卿蕭儼惡延巳為人數上疏攻之會儼坐失入人死罪鍾謨李德明輩欲殺之延巳曰儼誤殺一婦人諸君以為當死儼九卿也可誤殺乎獨上言儼素有直聲今所坐已會赦宜從寬宥儼由是得免人亦以此多之

**綱**夏六月

朔周王如曲阜

縣名屬兗州府

謁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

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

百世帝王之師

拜又拜墓命禁樵採訂義

孔子祠在曲阜縣西八里魯城內即闕里故宅本朝洪武初重加脩飾永樂中

撤而新之中為大成殿左為泗水侯殿右為沂國公殿後有啓聖王魯國夫人毓聖侯三殿又前有宋真宗御書孔子贊石刻文本朝御製廟碑文其他門廡齋宮碑刻之盛不可殫紀有司春秋致祭朝廷三年一遣使致祭有事則遣廷臣祭告墓在曲阜縣西八里世呼為孔林初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心喪三年畢相訣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弟子及魯人從而家者百餘室其塚至百餘畝塋中樹以千數皆異種相傳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泗水為之却流墓有古石壇古石儀又有古檜蒼然如虹龍形中有古栢一株無葉傳聞大改革則發枝葉相傳為孔子手植也週十里無禽鳥蛇鼠

行周有勇而知義

綱秋七月周天平節度使高行周卒行周有勇而知義

矜策馬臨敵叱

昌粟反

叱吃竹駕反風生平居與賓僚宴集侃侃和易

人以此是重之

綱冬十月武平留後劉言遣兵攻潭州唐節度使邊鎬棄城走言

遂取湖南時言以王逵及周行逢等十人為指揮使部分發兵周

行逢能謀張文表善戰潘叔嗣果敢三人多相須成功情款甚昵

三人多相須成功

邊佛子

綱唐馮延巳孫晟罷削邊鎬官爵流饒州初鎬從查文徽克建州

邊菩薩

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

之邊菩薩既而政無綱紀惟日設齋供盛修佛寺潭人失望謂之

邊和尚馮延巳孫晟上表請罪皆釋之晟陳情不已乃與延巳皆

罷唐主以比年出師無功乃議休兵息民或曰願陛下數十年不

用兵可小康矣唐主曰將終身不用何數十年之有思歐陽廣之

言拜本縣令廣前上書言鎬非將帥才必喪湖南也

綱周敕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

又敕約每歲民間所輸牛皮三分減二計田十頃稅取一皮餘聽

賣買惟禁賣於敵國公私便之  
綱癸丑周廣順三年○是歲凡五國三鎮春正月周罷戶部營務除租牛課初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

唐主思歐陽廣之言

利在於民猶在國

周太祖有恤民之心

馬全義忠於所事

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梁太祖擊淮南得牛萬計以給農民使歲輸租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主素知其弊李穀亦以為言敕悉罷之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周主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

尹起莘曰人主苟有愛民之心則必有愛民之政周太祖既立訴訟法又定稅牛皮法又罷營田務除租牛課此亦可謂有恤民之心者矣

綱唐韋澤邵棠上言近游淮上聞周主恭儉增修德政吾兵新破於潭朗恐其有南征之志宜為之備

綱周鎮寧節度使郭榮入朝故李守貞騎士馬全義從榮入朝召見補殿前指揮使謂左右曰全義忠於所事昔在河中屢挫吾軍汝輩宜效之初榮屢求入朝王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至是榮入朝峻固求出鎮以為平盧節度使

綱周王峻晚節益狂躁奏請以顏衍陳觀為相周主曰進退宰輔不可倉猝俟更思之峻語漸不遜乃退周主幽峻別所召馮道等泣曰王峻陵朕太甚欲盡逐大臣翦朕羽翼朕惟一子專務間阻無君如此誰則堪之乃貶峻商州司馬以病卒

綱三月周主以郭榮為開封尹封晉王

綱夏六月周九經板成初唐明宗之世令國子監校正九經刻板印賣至是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是時蜀母音昭裔亦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亦盛

母江裔出財營學館

鑑秋八月周主自入秋得風痺疾害於飲食及步趨

世宗皇帝名榮姓柴氏太祖后兄守禮之子太祖無嗣養以為子及太祖崩乃承大統在位六年壽三十九葬慶陵

鑑甲寅周顯德元年正月睿武孝文皇帝榮立○北漢春正月周乾祐七年孝和帝鈞立○是歲凡五國三鎮

加晉王榮兼侍中判內外兵馬事時群臣希得見周主中外恐懼聞晉王典兵人心稍安

綱周以王溥同平章事周主命趣草制相溥宣畢曰吾無恨矣壬辰周主殂晉王即皇帝位

鑑二月北漢主聞太祖晏駕甚喜謀大舉入寇遣使請兵於遼三月遼主遣其將楊衮將萬餘騎如晉陽北漢主自將兵三萬與契丹南趣潞州周主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群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周主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遂發大梁過澤州宿於州東北北漢主不知周主至過潞州不攻引兵而南是夕軍於高平之南周主介甲馬自臨陣督戰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

周世宗高平之捷

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於北漢主周主見兵勢危自引兵親犯矢石督戰趙匡胤為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乃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愛能等聞周兵大捷與士卒稍稍復還周主欲誅愛能等以肅軍政收愛能徽及所部軍吏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逃者無他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張永德勸誅樊愛能

綱初周主欲誅樊愛能等猶豫未決晝卧帳中張永德侍側因以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

張永德稱趙匡胤智勇

馮道著長樂老叙馮道德望

禮義治人之大法  
庶耻立人之大節

李氏引斧斷臂

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世宗擲枕於地大呼稱善永德稱趙匡胤之智勇世宗擢為殿前都虞侯餘將校遷拜者數十人有自行間擢主軍廂者

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公師之位為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沉取容嘗著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皆以德量推之

歐陽脩曰禮義庶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治人之大法庶耻立人之大節况為大臣而無庶耻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馮道其可謂無庶耻者矣則當時天下國家可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而不肯出歟嘗聞是時有王疑者家青齊之間為號州司戶參軍以卒妻李氏負其遺骸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被人所執邪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明厚恤李氏而答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

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此人道之大倫  
屹若巨山不可轉  
忠臣憂公如家

司馬光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材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夫為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紉之巧不足賢矣為臣不忠雖復才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為當是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夫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智士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今道尊寵冠三師權王首諸相國存則竊位素餐國亡則迎謁勸進茲乃奸臣安得與他人為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夫君子有殺身成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為賢哉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室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為臣若道之為臣而不誅不棄則亦時君之責也

綱夏五月周主攻晉陽不克引軍還時周主以違衆議破北漢兵

自是政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

曰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

以一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

推官高錫上書堯舜不能獨治



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群臣耳。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為政之本乎。不從。

兵務精不務多

鑑及十月。周簡閱諸軍。募壯士以補宿衛。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自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主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不養甲士一。柰何。股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無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弱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趙匡胤選其尤

世宗嚴於軍而寬於民。世宗得柄制輕重之權。聖人復起不易此言。

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胡寅曰。五代之主。多刻於民而紆於軍。世宗則嚴於軍而寬於民。既得柄制輕重之權。又沙汰羸老。簡升驍銳。且曰。兵務精不務多。百農夫不能養一甲士。柰何。股民膏血。養無用之物。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聖人復起。不易此言矣。

鑑十一月。北漢主殂。子承鈞立。更名鈞。是為孝和帝。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為政。愛民禮士。境内粗安。

綱是歲。湖南大饑。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為治。嚴而無私。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要。吏民便之。其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效乎。

綱乙卯。周世宗仍稱顯德二年。春正月。周制舉令錄法。初令翰林

學士兩省。舉令錄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

周制舉令錄法

坐。

保任天下之至難人君典學明道儲木育魚

胡寅曰保任天下之至難也夫中人以上不萬一焉中人固不易得矣中人以下滔滔是也迫禍難處困窮臨勢利休交黨此改行易守之會也中人者一出一入焉故連坐之法似美而實弊人君惟典學明道識拔真賢以為輔相則有成材之具得人之日之力也立法保任苟給目前策之下者也

**綱**周浚胡盧河

在真定府寧晉縣東南

城李晏口以張藏英為沿邊巡檢使

周主召藏英問以備邊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募邊人驍勇者厚其廩給自請將之隨宜討擊從之自是河內之民始得休息

**綱**二月周詔群臣極言得失詔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識之淺深知任用之得失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在

誰在

世宗有削平天下之志

**綱**三月周世宗常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

秦州民夷獻策請恢復

平天下之志秦州

屬鞏昌府

民夷有獻策請恢復舊疆蜀主聞之遣客

趙季札以文武才畧自任

省使趙季札按視邊備季札素以文武才畧自任以為雄武

今漢中府

監軍使

**鑑**夏四月周主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

周世宗命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

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

周世宗命近臣著開邊策

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

王朴獻策

為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

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奸黨

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而

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德誠信所以結其心也賞功

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才也時使薄歛所以阜

問于朴獻策  
進取之勢何  
如

攻取必先其  
易

其民也。俟群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為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為嚮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則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湏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既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強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

王朴神峻氣  
勁  
世宗重王朴  
器識

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群下畏法。諸將効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周主欣然納之。時群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周主意。周主由是重其器識。以朴為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六月。周主親錄囚於內苑。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為吏所冤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世宗臨問。始得其實。入以為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

秋九月。周始毀佛鑄錢。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期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世宗可謂仁  
明

司馬光曰。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

王溥擇帥之力

綱周王景敗蜀師取秦階二州俱屬成州今鞏昌府蜀人振恐百官入賀周主舉酒屬王溥曰邊功之成卿擇帥之力也世宗與將相食於萬歲殿因言兩日大寒朕於宮中食珍膳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既不能躬耕而食惟當親冒矢石為民除害差可自安耳

劉仁贍神氣自

綱冬十一月周遣李穀督諸軍伐唐唐人聞周兵將至而懼劉仁贍神氣自若部分守禦無異平日衆情稍安唐主以劉彥貞為部署將兵二萬趨壽州皇甫暉姚鳳將兵三萬屯定遠縣名屬鳳陽府

綱周樞密使鄭仁誨卒周主欲臨其喪近臣奏歲道非便周主曰君臣義重何日時之有往哭盡哀

鑑丙辰周顯德三年○是歲凡五國三鎮春正月庚子周主下詔親征淮南命歸

德節度使李重進將兵先赴正陽李穀攻壽州久不克唐劉彥貞

匡胤滁州之捷

非有詔書不可得

引兵救之重進度淮逆戰於正陽東大破之斬彥貞是時江淮又安民不習戰彥貞既敗唐人大恐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在滁州西丙辰周主至壽州城下命諸軍圍壽州二月周主命趙匡胤倍道襲清流關暉等陳於山下方與前鋒戰匡胤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欲斷橋自守匡胤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為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匡胤笑而許之暉乃整衆而出匡胤擁馬頸突陳而入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他人非吾敵也手斂擊暉中腦生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滁州後周主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匡胤因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亦無傷也今既籍為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匡胤由是重儀綱時匡胤父弘殷為馬軍副都指揮使引兵夜至傳呼開門匡胤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明日乃得入

趙普有才可用

宋祖奇趙普

問帝王之興其施為氣象自與常人不同。於宣祖傳呼城門而太祖以王事不敢開竇儀籍。滁州物不以應命而太祖由是重儀趙普全活疑獄而太祖益奇趙普。凡若此類皆是帝王大度之事非惟同時將帥無之。雖當代之君亦豈能有此。我太祖盛德大業蓋有由矣。

初求興節度使劉詞遺表薦其幕僚。劄人趙普有才可用。會除州平。范質因薦普為滁州軍事判官。匡胤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然後決。所活什七八。匡胤益奇之。時匡胤威名日盛。每臨陳。必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如此恐為敵所識。匡胤曰。吾固欲其識之耳。

尹起莘曰。帝王之興。其施為氣象。自與常人不同。滁州之戰。皇甫暉乞容。成列我太祖笑而許之。其度量已異乎常人遠矣。至於宣祖傳呼城門。而太祖以王事不敢開竇儀籍。滁州物不以應命而太祖由是重儀趙普。全活疑獄而太祖益奇趙普。凡若此類皆是帝王大度之事。非惟同時將帥無之。雖當代之君亦豈能有此。我太祖盛德大業蓋有由矣。  
鑑唐主兵屢敗懼亡。乃遣鍾謨李德明奉表稱臣。來請平。謨德明素辯口。周世宗知其欲遊說。盛陳甲兵而見之。曰。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邪。可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謨德明

戰栗不敢言。

破骨神色自若

孫晟不負永陵一抔土

綱三月周主行視水寨。趙匡胤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椽。牙將張瓊以身蔽之。矢中瓊髀。死而復蘇。鏃著骨不可出。瓊飲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升。神色自若。

綱唐主以孫晟為司空。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於周。請奉正朔。守土疆。晟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為自謀。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徐知誥一抔土。餘無所知也。既至周主遣中使以晟等詣壽春城下。示劉仁贍。且招諭之。仁贍見晟戎服拜於城上。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周主聞之怒。晟曰。臣為唐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邪。周主釋之。

鑑唐主復使李德明孫晟言於周主。請去帝號。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仍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周主以淮南之地已半為

周有諸將捷奏日至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德明見周兵日進奏稱唐主不知陛下兵力如此之盛願寬臣五日之誅得歸白唐主盡獻江北之地周主乃許之賜唐主詔書其畧曰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倘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於險艾曰侯諸郡之悉來即大軍之立罷言盡於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茲絕德明稱周主威德及甲兵之強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唐主大怒斬德明於市

鑑唐主命齊王景達將兵以拒周景達將兵二萬自瓜步濟江距

六合縣名屬應天府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趙匡胤曰彼設柵

自固懼我也今吾衆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則彼見吾衆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是數日唐出兵趣六合匡胤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餘衆尚萬餘走渡江爭舟溺死者甚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匡胤陽為督戰以劔斫其

趙匡胤督戰斫笠

周行逢留心民事

皮笠明日徧閱皮笠有劔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

綱秋七月周以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行逢留心民事悉除馬氏

橫賦貪吏滑民為民害者皆去之擇廉平吏為刺史縣令朗州今常德

府德民夷雜居將卒驕惰一以法治之無所寬假行逢妻鄧氏陋而

剛決善治生嘗諫行逢用法太嚴行逢怒鄧氏因之村墅遂不復

歸一日自帥僮僕來輸稅行逢就見之曰夫人何自苦如此鄧氏

曰稅官物也公不先輸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為里正代人輸稅以

免楚捷時邪行逢欲與之歸不可曰公誅殺太過一旦有變村墅

易為逃匿耳行逢壻唐德求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為吏吾今私

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絕矣與之

耕牛農具而遣之前天策府學士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

行逢給耨耕牛農具

徐仲雅村門  
不仕

徐仲雅守節  
尚志

徐仲雅當時  
鮮比

馮道有愧於  
仲雅

周立二稅起  
徵限

仕行逢慕之署節度判官仲雅辭疾行逢迫脅固召之面授文牒終辭不取行逢怒放之邵州今寶慶府邵陽縣竟不能屈

胡寅曰周行逢為政有足稱徐仲雅既蒙禮辟豈不可出身相佐以靖一方乃能守節尚志終不肯屈求之當時鮮其比矣可不謂賢乎馮道歷仕五代之君朝同女異其有愧於仲雅豈可數量哉

**綱**冬十月周立二稅起徵限周王謂侍臣曰近朝徵歛穀帛多不俟時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便之

**綱**周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入朝除太師遣還鎮審琦感悅周主謂宰相曰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雖有欲效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能毋失其信何患諸侯不歸心哉

**鑑**周以趙匡胤為定國節度使兼殿中都指揮使匡胤表趙普為節度推官

王者毋失其信

問以唐事終不言

孫晟以死報國

孫晟不辱君命

孫晟能盡忠所事

孫晟不失將命之職

陳搏不善飛升黃白之問

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

陳搏已發其端

**綱**十一月周殺唐使者司空孫晟晟使周周主待之甚厚問以唐事晟但言臣主事陛下無貳心命曹翰與之飲酒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曰有旨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

劉友益曰孫晟可謂不辱君命矣不書死之何過周也尹起莘曰孫晟能盡忠所事故特書官書使者以美之明其不失將命之職也然美在使者則譏在主人矣

**綱**周召華山隱士陳搏詣闕周主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乃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

胡寅曰陳搏之蘊非世宗所知也飛升黃白之問不亦陋乎搏以治天下對已發其端何世宗不能訪以治道也

**綱**丁巳周顯德四年○北漢天會春正月唐遣兵救壽州周師擊破之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自帥眾決戰景達不許仁贍憤邑成

名節不可虧

疾其幼子崇諫夜泛舟渡淮為小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不能止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殺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

李穀勸周主親征何如

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議者以唐援兵尚強多請罷兵周主疑之李穀寢疾在床周主使范質王溥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為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變駕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周主大悅。

二月周主發大梁先是周與唐戰唐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周主每以為恨返自壽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至是命右驍

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沿潁入淮唐人見之大驚壬辰日周主軍於趙步諸將擊唐紫金山

在壽州東北即八公山

寨大破之殺獲萬餘人甲辰周主耀兵於壽春城北

唐壽州監軍周廷構以城降周唐節度使劉仁贍死之周以壽

州為忠正軍徙治下蔡今省故城在壽州北初仁贍聞援兵敗扼吭歎息已而病甚不知人監軍使周廷構昇仁贍出降周主慰勞賜賚復令

入城養疾又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

比其以為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是日卒周主復以清淮軍為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

劉仁贍其心為唐

劉友益曰仁贍終身唐臣憤邑至死再書唐所以明其心之為唐也故雖以疾死而書曰死之此特筆也一人而已矣

周柴守禮及當時將相王溥王晏韓令坤之父遊處恃勢恣橫洛人畏之謂之十阿父周主既為太祖嗣人無敢言守禮子者但



周主不問柴守禮犯法

以元舅處之優其俸給未嘗至大梁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周主知而不問

其道並行而不相悖世宗寧受屈法之過孟子可與權

胡寅曰世宗不知其姓出於柴氏而守禮又亡則無責矣其父固在乃以元舅處之果何義也然則宜奈何為郭氏立後封以大國如周之杞宋得用天子禮樂以不忘撫愛富貴之恩而復姓曰柴尊守禮為太上皇立柴氏宗廟以別生分類正本始以示天下則其道並行而不相悖矣歐陽公以守禮殺人世宗不問為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夫既以元舅處之何名為父子且曰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殺其父則滅天性孰為重大事固皆當權輕重而執其中然非可以殺父而論之也故孟子發明父子之重至以天下為敵從乃可與權者矣

夏六月周以王祚為潁州屬鳳陽府團練使祚溥之父也溥為宰相

祚有賓客溥常朝服侍立客坐不安席祚曰狔犬不足為起

秋九月周以竇儼為中書舍人儼上疏請令有司討論禮儀考

正鍾律作通禮正樂又以為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為輔弼即蕪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

為政莫大擇人

得之也則以趨競為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為事乞令宰相各舉所知而量才受職考其治狀能者進之否者黜之

冬十月周設賢良經學吏理等科

周主發大梁十一月至潁州今鳳陽府大破唐兵於渦口斬首五千

餘級降卒二千餘人因鼓行而東所至皆下唐兵退保清口戊午

日周主自將親軍自淮北而進趙匡胤將步騎自淮南進諸將以

水軍自中流進共追唐兵所獲戰船燒沉之餘得二百餘艘士卒

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

唐團練使郭廷謂上表言臣家在江南今若遽降恐為唐所種

族請先遣使稟命然後出降許之已而使者自金陵還知唐不能

救命參軍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擲

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廷謂斬之舉城降周

李延鄒不草降表大丈夫終不負國

綱南漢主聞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于周為湖南所閉乃治戰船脩武備既而縱酒酣飲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

綱蜀貶右補闕章九齡為維州參軍九齡見蜀主言政事不治由姦佞在朝蜀主問姦佞為誰指李昊王昭遠以對蜀主怒貶之

綱戊午周顯德五年南唐中興元年○南漢主張大寶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春正月周主克唐楚州今淮安府防禦使張彥卿死之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彥卿固守不下

周主自督諸將攻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榮猶帥眾拒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牀以鬪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

世宗意在速成  
速成不若美成

鑑三月周主如迎鑾鎮今揚州府儀真縣屢至江口遣水軍擊唐兵破之唐主聞周主在江上恐遂南渡又耻降號稱藩乃遣兵部侍郎陳

覺奉表請傳位於太子弘冀聽命於中國時淮南惟廬舒蘄黃未下覺至迎鑾見周兵之盛曰周主請遣人渡江取表獻四州之地

畫江為境以求息兵辭旨甚哀周主曰朕本與師止取江北今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覺拜謝而退遣其屬劉承遇如金陵周

主賜唐主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王慰納之唐主復遣承遇奉表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數十萬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四十縣六十

是月浚汴口道河流達於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

送別各言所  
韓熙載非李  
穀之比  
經營大業有  
常理

胡寅曰韓熙載之走江南也李穀送別各言所志穀之言酬而熙載之言不應熙載文士高談非李穀沈毅有志畧之比也然

自昔都江南者例不能北取中原豈皆文士無用邪曰天下形便無常勢而經營大業有常理漢高光唐太宗皆帝業若六

其德又如此是以雖初無分地皆不越五六年而成帝業若六朝五代之江南苟幸無事則已矣若謂江南之人柔脆不可用當單于數十萬而宋高祖西取秦東取燕所訂義韓熙載父仕向無敵亦皆江南人也孰謂其不可用乎哉

南奔李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曰江南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為相取江淮如探囊中物耳

馮延巳以天下為已任

諸公常欲致君堯舜

夏五月唐主更名景避周諱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初馮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為已任更相唱和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姦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是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為小朝邪眾嘿然

綱秋八月南漢主晟殂子鋹立鋹年十六國事皆決於龔澄樞等臺省備位而已

奉使不受饋遺

綱周遣閣門使曹彬以兵器賜吳越事畢亟返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周主曰鄉之奉使者乞句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

高保融遺蜀主書

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徵於親識家無留者綱冬十月周主謀伐蜀以高防為西南面水陸制置使高保融再遺蜀主書勸使稱臣於周蜀主集將相議之李昊曰從之則君父之辱違之則周師必至諸將能拒周乎皆曰陛下聖明江山險固秣馬勵兵正為今日臣等請以死衛社稷蜀主乃命昊草書極言拒絕之

世宗留心農事

刻木為農夫蠶婦周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

綱周主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農夫蠶婦置之殿庭欲均田而租稅先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至是詔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

綱十一月唐放其太傅宋齊丘於九華山初齊丘多樹朋黨躁進之士爭附之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恃其勢尤驕慢覺自周還矯以周主之命謂唐主曰聞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

天下主豈教人殺忠臣

為我斬之唐主知覺素與續有隙未之信鍾謨請復之於周唐主乃因謨上書又拒王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周主大怒曰審如此則續乃忠臣朕為天下主豈教人殺忠臣乎謨還白唐主欲誅齊丘等復遣謨至周稟之周主以異國之臣無所可否唐主乃詔暴齊丘等罪聽齊丘歸九華山覺宣州安置徵古賜自盡

胡寅曰敵國謀臣我所惡也蓋有設間用計而去之者矣或有因其自相疑忌而幸之者矣未聞稱獎其忠諭使勿殺如世宗者用心如此天下有不服乎

問周命王朴作律準定大樂何如

綱已未周顯德六年六月恭帝宗春正月周命王朴作律準定大

形順心和而天下治

樂周主見鍾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命竇儼討論古今考正雅樂以王朴素曉音律詢之朴上疏曰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蓋樂至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聲既成復能感入之心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

旋用七律為一均

黃鍾正聲半之為清聲倍之為緩聲二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

旋相為宮以生七調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罕能用之臣謹如古法以秬黍定尺長九寸徑三分為黃鍾之管與今黃鍾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為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依律準十有三弦其長九尺皆應黃鍾之聲以次設柱為十二律及黃鍾清聲旋用七律以為一均為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一調此法久絕出臣獨見詔從之

此法出臣獨見世宗貸淮南之飢

鑑周淮南飢周主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也周主曰民

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世宗視民猶子世宗仁人之

胡寅曰世宗視民猶子匡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五代十二君愛民者三人而世宗為最漕運給耗慮倍輸也保任令錄防貪穢也冬後春罷恐妨農也毀寺禁度僧減蠹弊也立兩歲限知早徵之害也設科求士欲吏治有方也

五代愛民世宗為最世宗留心邦本世宗有人君之德

均定田租使富不掩貧也併鄉置團耆絕公皂侵漁也罷課戶俸戶省官上私擾也稱貸不責償庶下露實惠也嘗命刻木為耕夫織婦置諸庭留心邦本也蓋自唐宣宗而後政不及民而置諸湯火之中者將百年而後世宗有人君之德行不忍人之政宜其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四海賓服也

綱三月周樞密使王朴卒朴剛銳明敏志畧過人及卒周主臨其喪以玉鉞卓地慟數四不能自止

鑑夏四月周主以比鄙未復將幸滄州屬河間府即日帥步騎數萬直趣契丹之境契丹守將皆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

綱五月周主宴諸將於行營議取幽州諸將曰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比未宜深入周主不悅適有疾乃還

尹起莘曰周世宗可謂英武之君矣伐北漢伐南唐皆身履行陣俱有成功至是薄伐獫狁取關南如反掌使天意果厭犬戎則幽燕之地可以坐復惜乎未遂而遽止此固夷夏之大機也

周世宗可謂英武之君

取燕南不世之功

綱六月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入貢於周請置進奉院於京師詔報曰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圖受而有之罪在於朕

尹起莘曰周世宗可謂知大義者矣南唐未服則躬行征伐既服則務存大體前書魏之鹽還其俘至是復書泉州入貢不受世宗之宏規大度如此豈淺量者所可語哉

鑑唐主遣其子紀公從善與鍾謨俱入貢周主問謨曰江南亦治兵脩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上曰不然鄉時則為仇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今日則為一家

周世宗可謂知大義世宗宏規大度

問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

司馬光曰或問臣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王孰賢臣應之曰莊宗善戰者也故能以弱晉勝彊梁既得之曾不

數年外內離叛置身無所誠由知用兵之術不知為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群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疎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信為之遠慮其宏規大度莊宗豈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魏仁浦不由科第

綱周以魏仁浦同平章事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周主欲相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為疑周主曰自古用文武才畧為輔佐者豈盡由科第邪乃用之仁浦為人謙謹周主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歸已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故雖起刀筆更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為忝周主嘗問相於兵部尚書張昭昭薦李濤周主愕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卿薦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責者細行也臣所舉者大節也昔張彥澤虐殺不辜濤累疏以為不殺必為國患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夫國家安危未形而

時人不以為忝 張昭薦李濤

此真宰相器

能見之真宰相器也周主曰卿言甚善然濤終不可置之中書濤喜詼諧不脩邊幅第幹甚友愛而多謔浪無長幼體周主以是薄之又以翰林學士王著幕府舊僚屢欲相之亦以其嗜酒無檢而罷

世宗不相李濤

問世宗英武何如

世宗勤於為治

鑑周主立皇子宗訓為梁王時甫七歲周主大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是日周主殂周主在藩多務黽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皆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人皆失色而周主畧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為治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發奸擿也伏也隱也聰察如神閑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確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群臣有過則面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

文武各盡其能

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群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浸寬登遐之日遠邇哀慕焉梁主即皇帝位

歐陽修曰嗚呼五代可謂亂世也歟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為人明達英果論議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况此佛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為志意大矣哉

劉友益曰若世宗者豈不謂之賢主哉故書罷巡檢使臣書給漕運斗耗書制舉令錄法書禁度僧尼書立二稅起徵限書作刑統皆良法也書親錄囚徒書開壽州倉賑饑民書誅孫延希書均定田租書減所奏羨田書淮南饑皆善政也書撰通禮正樂書定大樂書設科目皆文治也書簡閱諸軍書伐蜀伐唐伐契丹皆武功也至於詔言得失賞王環褒仁贍保嚴續卻泉州貢命金陵城可謂有君人之度矣夫豈五季諸君之所及哉

王者之政目此始  
問周世宗良法善政文治武功何如  
世宗有君人之度

俟無舌乃不言

中外密有推戴之意

**綱**秋八月蜀李昊領武信節度右補闕李起言故事宰相無領方鎮者蜀主曰昊家多冗費以厚祿優之耳起性倖直昊嘗語之曰以子之才苟能真默當為翰林學士起曰俟無舌乃不言耳

**綱**周遣兵部侍郎竇儀如唐儀至唐天雨雪唐主受詔於廡下儀曰使者奉詔而來不敢失舊禮若雪霑服請俟他日唐主乃拜詔於庭

**鑑**周以趙匡胤領歸德軍節度使世宗仍歲征伐匡胤累立大功加以法令嚴明士卒畏服恭帝幼冲中外物情皆附於匡胤密有推戴之意

**恭帝**名宗訓世宗太子初封梁王及世宗崩乃嗣位時方七歲在位半年禪位於宋而國亡矣

**鑑**庚申周恭帝仍稱顯德七年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是歲周禪於宋春正月周鎮定驛告河

東劉鈞結遼兵入寇周主命趙匡胤北征即日出愛景門晚及陳

橋驛在開封府城北是夜五鼓諸軍畢集曰我輩蒙犯霜露為國家宣力而上無長君功成誰賞我不如策點檢太尉為天子逮明鋒刃交橫漸逼寢所趙匡義入白其事匡胤驚起諸校露刃列於庭皆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匡胤未及對俄有以黃衣加於匡胤者諸校羅拜連呼萬歲擁逼南歸自仁和門入匡胤歸公署宰相范質等詣崇元殿召文武官僚至晡班定周主自內降制曰天生蒸民樹之司牧一帝惟公而禪位三王乘時而革命其極一也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天命有歸咨爾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稟上聖之姿有神武之畧佐我高祖格於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納麓東征西怨厥績懋焉天地鬼神享於有德謳歌獄訟歸於至仁應天順人法堯禪舜如釋重負予其作賓嗚呼欽哉祇畏天命陶穀所撰也宣徽使引匡胤就龍墀聽命訖宰相掖升殿

由東序服御服登座群臣朝賀詔改周顯德七年為建隆元年國號大宋

歷年圖曰太祖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措身無所乘危而發雖履天下之籍而室家先覆矣世宗以異姓之親入承大統知近世之弊起於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後首誅樊何以振軍法遂能變弱為強因敗為功乘勝逐北至於太原歸而簡師習戰并心進取於是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關南攻無堅城戰無強陣又以枹鼓之隙治律曆明典禮審法令脩政事收賢才養百姓可謂知治安之本矣大功未成中道而天蓋太平之業天將啓聖人而授之非人謀之所及也

右後周二王共十年

世宗知治安之本

玉堂鑑綱五十卷終





